

21

世纪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平台建设系列教材

中国

语言学史

● 邓文彬 著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bjtu.edu.cn>

21 世纪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平台建设系列教材

中国 语言学史

● 邓文彬 著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根据邓文彬先生的专著《中国语言学史》（系三卷本专著《中外语言学史》的第一部）删改而成，全面、系统而简要地介绍了中国语言学史从远古时代到2000年的发展情况，总结了中国语言学研究几千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语言学研究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是国内外目前研究中国语言学史历史跨度最长、涉及面最广、内容最新的著作，适合作大学和研究生的语言学史教材，也可供语言学研究者、计算机程序语言研究者和其他爱好者参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语言学史 / 邓文彬著.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1
(21世纪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平台建设系列教材)

ISBN 7-81082-673-5

I. 中… II. 邓… III. 汉语史—高等学校—教材 IV. 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5814 号

责任编辑：所 飞

出 版 者：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电话：010-51686414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44 号 邮编：100044

印 刷 者：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

发 行 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90×1240 1/32 印张：17.5 字数：475 千字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1082-673-5 / H·61

印 数：1~3000 册 定价：32.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向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质监组反映。

投诉电话：010-51686043；E-mail: press@center.bjtu.edu.cn。

21 世纪

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平台建设系列教材

总主编 谢 冕

总策划 陈昌文

编委会 (按姓名拼音为序)

邓文彬 (西南民族大学)

丁晓原 (常熟理工学院)

杜道流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冯 尚 (汕头大学)

葛红兵 (上海大学)

胡传志 (安徽师范大学)

李胜梅 (南昌大学)

李锡龙 (河北师范大学)

李 怡 (西南师范大学)

刘建军 (东北师范大学)

刘松来 (江西师范大学)

路文彬 (北京语言大学)

孙克强 (南开大学)

王 晖 (海南师范大学)

王卫平 (辽宁师范大学)

谢 冕 (北京大学)

张德建 (北京语言大学)

张鸿声 (郑州大学)

张生汉 (河南大学)



绪 论 加强中外语言学史研究的 重要性和迫切性（代前言）

一、研究中外语言学史的意义

在 21 世纪的今天，全世界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时代。在信息社会中，信息的处理就成了最核心的问题。因而以信息处理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科学就成了当今最尖端、最有价值的科学。

在人类社会，语言是信息最常用、最重要的载体，因而对语言的研究也就成了信息科学研究的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因此，专门研究语言的科学——语言学的发达程度实际上决定了信息科学的发达程度。语言学事实上已经成了当今世界最尖端的科学之一。要推动信息科学的快速发展，更好地接收、处理和传递信息，必须加强语言学的研究。

然而，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人们对语言学不是很重视。尤其是在当代中国，语言学长期处于“豆芽”科学的地位，可有可无，其重要性根本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上大学和读研究生的人一般不愿意学语言学，就是已经在搞语言学的学者和专家也往往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中途当“逃兵”。这样发展的结果，必然是语言学的落后。由于语言学的落后，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信息科学的发展，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比如汉字和汉语声音的计算机输入、识别和处理、机器翻译、人机对话等问题，尽管现在已经有所突破，但由于我们语言研究的落后，离信息社会人们的要求还差得



很远。事实上，语言学的落后已经成了制约信息科学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瓶颈。

要推动信息科学的快速发展，满足信息社会人们处理信息的要求，就必须快速发展语言学。要尽快发展语言学，提高语言研究的水平，就必须认真总结人类语言研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就是研究中外语言学史的意义，也是我们着手撰写《中外语言学史》的动机。

人类研究语言的历史非常悠久，有无数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借鉴和吸取。它是人类的一笔宝贵财富，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利用。

二、中外语言学史目前的研究现状

尽管人类对语言研究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我们对语言学研究历史本身的重视却是最近一百年的事情。

在国外，最早出版的研究语言学史的专著是1902年由丹麦著名语言学家威廉·汤姆逊发表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后来又有丹麦著名语言学家裴特生1931年出版的《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1967年英国语言学家R·H·罗宾斯又出版了一本《语言学简史》，1979年前苏联的语言学家H·A·康德拉绍夫也出版了一本《语言学说史》。这些都是被翻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的语言学史专著，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只介绍国外语言学史的情况，而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中国语言学史的情况。

在中国国内，早期还没有语言学通史的研究，只有关于语言学某个部门的历史的研究，比如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胡朴安写的《中国文字学史》和《中国训诂学史》，还有张世禄写的《中国音韵学史》。直到1958年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语言学通史性的著作——岑麒祥的《语言学史概要》。后来，中国现代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又写了第二本语言学通史——《中国语言学史》，该书首先在《中国语文》杂志1963年第3期到1964年第2期上连载，然后于1980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1985年，第三部语言学通史——何九盈先生写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由河南人民



出版社出版。1987年，第四部语言学通史——濮之珍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0年5月，第五部语言学通史——赵振铎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建国以后，国内也出版过几部专门研究语言学某个部门的历史的专著，如1987年出版的由龚千炎写的《中国语法学史稿》，1990年出版的由邵敬敏写的《汉语语法学史稿》，1991年出版的由孙钧锡写的《中国汉字学史》，1995年出版的由袁晖、宗廷虎主编的《汉语修辞学史》等。这些著作，由于它们自己所定的研究范围的限制，它们只展示了那个语言学部门的研究历史，而对整个语言学研究的的历史则没有涉及。就是国内出版的那些语言学通史，除了岑麒祥的《语言学史概要》综合介绍了国内外的语言学史之外，其他的著作大都主要研究和描写的是中国的语言学史，而对国外的语言学史都有所忽略，或者只是简单提一下，或者根本就不涉及。当然国内也有极少数专门研究国外语言学史的，如赵世开1999年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美国语言学简史》，但由于课题本身的限制，它只介绍了美国的语言学史，对其他国家的语言学史则没有涉及，更不用说综合研究国内外的语言学史了。

综观国内外研究语言学史的著作，它们在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下，对语言学史的研究都作出了自己不朽的贡献，为我们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但它们都有一个弱点，就是研究的视野太窄，没有把古今中外的语言学放在历史的平台上来综合考察，没有把古今中外的语言学史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没有注意到中外语言学的历史都是人类研究语言的历史，中外语言学研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它们往往只把自己的着眼点放在自己圈定的某一个范围，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的就不管国外的语言学史，研究国外语言学史的也不管中国语言学史，甚至于研究古代语言学史的也不管现代的语言学史。

总之，目前国内外对语言学史的研究都重视不够，参与研究的人很少，出版的成果也不多。就是在搞语言学史研究的人，也往往由于条件的限制而把研究的领域局限于一个局部的范围。当然这种



特定范围的语言学史研究也很重要，它是我们全面研究中外语言学史的基础。但是，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加强中外语言学史的全面研究，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全面介绍中外语言学史的著作问世。

信息社会迫切要求语言学的快速发展，语言学的快速发展又强烈需要加强中外语言学史的全面研究。正是为了适应这个时代的要求，20世纪末期颁布实施的《高等教育法》规定，全国综合性大学的中文系必须开设语言学史这门课程。然而，由于过去搞语言学史研究的人很少，全面研究中外语言学史的人更是奇缺，致使全国很多大学都面临着非常难堪的困境，既没有合格的现成教师，又没有合适的全面介绍中外语言学史的现成教材。这种现实的需要，更加突出地表现了加强中外语言学史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正是考虑到目前缺乏对中外语言学史的全面研究和现实的迫切需要，我们才着手全面研究中外语言学史，并撰写一套《中外语言学史》，一方面填补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空白，一方面满足目前全国各综合大学中文系必须开设的语言学史课程急需教材的需要。我们打算把古今中外的语言学史都贯穿起来，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从中总结人类研究语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探索语言学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寻找中外合作研究语言的途径，为提高当代语言研究的水平，快速发展语言学，推动信息科学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们现在之所以只写《中外语言学史》而不写《世界语言学史》，那是因为我们认为目前写《世界语言学史》的条件还不成熟。

三、中外语言学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我们不仅要加强中外语言学史的全面研究，还要明确建立中外语言学史这样一门学科，这样才有助于推动中外语言学史研究的快速和健康发展。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外语言学史研究的意义和重要性，也会有更多的人投入到中外语言学史研究的行列中来。到那时，中外语言学史这门科学一定能得到很大的发展，也一定能发挥很好的作用，用人类研究语言的历史经验和



教训指导人们研究语言，少走弯路，获得更大的成功。

要搞好中外语言学史的研究，就要把握好三条发展趋势。

第一，要继续搞好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历史阶段、各个语言学部门的局部语言学史研究，因为这是全面研究和综合研究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很难做好全面和综合的研究。这就需要发动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语言学专业的专家参与，因为只有他们才最熟悉自己所处的国家、地区和专业的语言研究发展史的情况，他们可以为全面和综合研究提供更多、更准确、更细致的素材。

第二，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只是停留在局部语言学史研究的阶段，我们还要在局部语言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中外语言学史的全面的、综合的研究，直至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语言学史。只有全面的、综合的语言学史研究，才能全面地总结人类研究语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为今后的语言研究找到更多的借鉴。

第三，要注意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语言学专业人才的合作，要注意组织大家集体攻关。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各方面的人才合作起来力量却是无穷的。要搞好中外语言学史的全面研究，必须注意中外语言学家的合作。不仅仅是中外语言学史的研究需要中外语言学家的合作，当代很多语言研究的课题都需要中外语言学家的合作。

四、中外语言学史研究的内容、任务和方法

要总结人类研究语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将来语言学的发展找到更好的途径，就必须深入研究人类研究语言的历史。既要研究中国语言研究的历史，也要研究国外语言研究的历史；既要研究中国语言研究历史中出现的语言学流派和语言学家及其语言学著作对语言学史的贡献，也要研究国外语言研究历史中出现的语言学流派和语言学家及其语言学著作对语言学史的贡献；既要研究中国和国外语言学各自的发展规律，又要研究它们共同的发展规律，比较它们的特点、得失和优劣，探讨共同发展的趋势，寻找中外合作开展语言研究的课题和项目。总之，要总结人类语言研究的历史经验

和教训，加速发展语言学，就必须加强中外语言学史的研究。

人类研究语言的历史非常悠久，我们很难说清楚人类是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语言的，但我们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语言以后，人类就开始了语言的研究。

人类创造了语言以后，度过了漫长的有声无字的只有口头语言的时期。由于人类社会交际交流范围的扩大，人类逐渐发现口头语言瞬间即逝、流传不远的弊端，越来越迫切需要一种能把口头语言记录下来、可以流传更远更久的语言载体。于是，人类在图画、记事符号的基础上发明了文字。文字的出现，使得语言多了一种书面的载体，这就是书面语言。从此，人类语言就拥有了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种载体，人类交际交流的信息可以传递得更远，保存得更久，人类交际交流的范围也就更加扩大了。

文字的发明，书面语言的产生，可以说是人类研究语言的一个最大最辉煌的成就。据文献记载，现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是中国山东大汶口出土的陶器文字，距今约有六千多年，比国外最早的古埃及文字还要早一千多年。也就是说，即使只把文字的发明算做有记载的人类语言研究历史的开端的话，人类研究语言的历史至少也有六千多年。由此可见，人类研究语言的历史是多么悠久而漫长，语言学是多么古老的一门科学。

在人类悠久而漫长的语言研究历史中，曾经出现过无数的语言学流派和语言学家及其语言学著作，他们在各自所处的历史时期对语言学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中外语言学史》的任务就是要把那些对语言学史做出了贡献的语言学流派和语言学家及其语言学著作整理出来，让大家了解中外语言学史发展的脉络和线索，知道他们的贡献在哪里，明白他们有什么经验教训值得后人吸取，为推动我们当代语言学的快速发展提供借鉴。

中外语言学史的研究方法是整体描述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既要重视对语言学各个发展阶段的整体情况和特点的把握，也要注意分析研究那个特定历史阶段所出现的语言学流派和语言学家及其语言学著作，要做到点面结合，纵横交错，在





把握整体概况的基础上，重点介绍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

在总结中外语言学研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时，我们要注意抓主流，因而我们更加注重的是总结各个历史阶段的语言学流派和语言学家及其语言学著作对语言学史的贡献，而对其不足和缺陷则提得很少。我们这样处理的原因，一个是因为我们认为贡献才是主要的，我们应该更多地总结他们对语言学史的贡献，为我们当代的语言研究提供成功的借鉴。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篇幅有限，而中外语言学史的内容太多，如果每一个流派和作家都全面介绍他们的贡献、不足和缺陷，其篇幅势必很大，那就不是一两本书所能够容纳得下的了。我们认为只要把他们的贡献讲清楚，能让后人从中吸取好的经验就够了。

另外，由于中外语言学史上出现的流派和作家及其作品浩如烟海，我们不可能全都介绍，只能选取那些对语言学史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流派和作家及其代表作品加以介绍，也就是说，我们只能介绍那些在语言学史上有价值的流派、作家及其代表作品。

五、中外语言学史的分期问题

要介绍语言学史，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语言学史的历史分期问题。由于中外语言学各自发展的历史背景、内容和特点的不同，我们对中国语言学史和国外语言学史的分期并不完全相同。当然，无论是中国的语言学史，还是国外的语言学史，它们作为人类语言研究的历史，肯定也有一些共性。正是这些共性的存在，才使我们有可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我们首先根据语言学的发达程度和科学性将语言学史分为古代和现代两大阶段。也就是说，不管是中国语言学史，还是国外语言学史，我们都根据它们各自的发达程度和科学性而将它们各自划分为古代语言学史和现代语言学史两大阶段。古代语言学史的最大特点是人们还处在语言研究的摸索时期，语言研究的发达程度和科学性都还不太高。现代语言学的特点是随着人们语言研究经验的积



累，语言研究的发达程度和科学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的历史分界同国外古代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的历史分界是不同的。国外古代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的历史分界的标志是19世纪初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在这以前属于古代语言学，从它产生的那一天开始，国外语言学就进入了现代语言学的阶段。尽管中国研究语言的历史开始得比国外早，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也作出了不少贡献，但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统治时代，闭关锁国，眼睛只盯着国内，致使中国现代语言学的产生比国外将近晚了一百年，直到1898年《马氏文通》的诞生才宣告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产生。因此《马氏文通》的诞生也就成了中国古代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的历史分界的标志，在这以前属于中国古代语言学，以后则属于中国现代语言学。

关于中国语言学史的具体分期问题，我们是这样处理的。首先根据1898年《马氏文通》的诞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产生的标志这个标准，将中国语言学史分为古代语言学史和现代语言学史两个大的阶段，1898年以前是古代语言学史，1898年以后是现代语言学史。其次，在古代语言学史这个大的阶段，我们又分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时期。在现代语言学史这个大的阶段，我们又分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和建国后两个历史时期。其具体界限为：

（一）中国古代语言学史（？—1898）

1. 上古语言学——先秦两汉时期的语言学（？—3世纪初）
2. 中古语言学——魏晋至唐宋时的语言学（3世纪—13世纪）
3. 近古语言学——元明清时期的语言学（13世纪—19世纪末）

（二）中国现代语言学史（1898—2000）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的语言学（1898—1949）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语言学（1949—2000）

关于国外语言学史的分期问题，我们首先是根据19世纪初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是国外现代语言学诞生的标志这个标准，



将国外语言学史分为古代语言学史和现代语言学史两个大的阶段。然后又根据各个阶段内部语言学发展的特点,把国外古代语言学史分为上古、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三个历史时期,把国外现代语言学史分为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两个历史时期。其具体界限为:

(一) 国外古代语言学史 (?—18 世纪末)

1. 上古时期的国外语言学 (?—5 世纪)
2. 中世纪的国外语言学 (5—15 世纪)
3. 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外语言学 (15—18 世纪末)

(二) 国外现代语言学史 (1800—2000)

1. 19 世纪的国外语言学 (1800—1900)
2. 20 世纪的国外语言学 (1900—2000)

关于语言学史的分期问题,实际上并没有我们分的这么绝对。我们的分期,主要是考虑了语言学各个发展阶段的主要潮流、特点和趋势,同时也考虑到了大的历史事件,可能显得有些武断。好在分期的目的是为了叙述历史的方便,只要有助于叙述语言学史的发展,就不必强求分期的绝对正确了。

六、《中外语言学史》的结构安排

为了叙述的方便,《中外语言学史》将分三部来写。第一部是《中国语言学史》,叙述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历史概况。第二部是《国外语言学史》,叙述国外语言学发展的历史概况。第三部是《中外语言学史的比较》,比较中国和国外语言学研究的得失和优劣,总结各自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探索共同发展的趋势,寻找中外合作开展语言研究的课题和项目。

其中第一部《中国语言学史》又将分为上下两篇来写,上篇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叙述中国古代语言学发展的历史概况。下篇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叙述中国现代语言学发展的历史概况。

本教材《中国语言学史》是根据这套专著的第一部《中国语言

学史》删改而成的。由于教材篇幅的限制，同时考虑到建国后的语言学著作比较容易找到，所以对建国后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一般只作了概括性的介绍，而没有对有代表性的语言学著作特别作专门的介绍，需要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的可以参看本人的专著《中国语言学史》。





目 录

- 绪 论 加强中外语言学史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代前言) /1

上 篇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

第一章 上古语言学

——先秦两汉时期的语言学 (? —3 世纪初)

概 况 /1

第一节 先秦诸子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讨论及荀子的语言学理论 /3

第二节 中国第一批字书及《急就篇》简介 /7

第三节 训诂学的兴起与中国古代第一部训诂学专著
——《尔雅》 /8

第四节 方言学的兴起与中国古代第一部方言学专著
——扬雄的《方言》 /12

第五节 文字学的兴起与中国古代第一部字典
——许慎的《说文解字》 /18

第六节 词源学的兴起与中国古代第一部词源学专著
——刘熙的《释名》 /30

本章小节 /35



第二章 中古语言学

——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语言学

(3 世纪—13 世纪)

概 况 /36

第一节 语音研究的兴起与反切法、四声说的产生 /38

第二节 韵书的产生与发展 /43

第三节 唐宋时期的字母之学 /60

第四节 唐宋时期等韵学的兴起 /64

第五节 中古时代文字研究的继续和发展 /69

第六节 中古时代训诂研究的继续和发展 /84

第七节 修辞学的产生 /88

本章小结 /100

第三章 近古语言学

——元明清时期的语言学 (13 世纪—19 世纪末)

概 况 /102

第一节 音韵研究的发展——北音韵书的产生和发展 /103

第二节 《切韵》系韵书的继续和发展 /110

第三节 等韵学研究的继续和发展 /114

第四节 古音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128

第五节 近古时代文字研究的继续和发展 /151

第六节 近古时代训诂和方言研究的继续和发展 /171

第七节 修辞学研究的继续和发展 /181

第八节 语法研究的兴起 /191

本章小节 /202

下篇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

第四章 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 与建国前的语言学 (1898—1949)

- 概 况 /205
- 第一节 汉语语法学的建立与在建国前的发展 /209
- 第二节 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与在建国前的发展 /251
- 第三节 中国现代语音学的建立与在建国前的发展 /285
- 第四节 现代文字学的建立与在建国前的发展 /292
- 第五节 现代方言学的建立与在建国前的发展 /303
- 第六节 现代词汇学的建立与在建国前的发展 /310
- 第七节 普通语言学的建立与在建国前的发展 /314
- 本章小节 /319

第五章 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 与建国后的语言学 (1949—2000)

- 概 况 /322
- 第一节 汉语语法学在建国后的发展 /323
- 第二节 汉语修辞学在建国后的发展 /341
- 第三节 现代语音学在建国后的发展 /361
- 第四节 现代文字学在建国后的发展 /388
- 第五节 现代词汇学在建国后的发展 /411
- 第六节 汉语方言学在建国后的发展 /431
- 第七节 普通语言学与语言学理论在建国后的发展 /445